

3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8 1932

ChL 1060/4208B

新刊性理大全第六十八卷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失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其為小人在君相如何變化尔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才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日伐之乃可為棟梁之真

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豐上而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美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陵夷至于戰國梟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搥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聞天下之諸侯歛為已功由是靡七日入於孔子漢興龍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頓無耻者多歸之雖范園約

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綑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大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知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立整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輟腕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徵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勃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拘止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事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



聖人  
德性  
事用

細畫其小則情於大材具稍大便不謹細行所以有材大便踈之  
語謹於細小者多不識大軀不能謀大事用人者宜知之後世功  
名之士到禮樂制度便進不去蓋到此稍細密亦精力有所不及  
故須別用一畝人物○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  
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  
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  
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  
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匠者採伐不登

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  
君撰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上  
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  
求賢為士者乎有規上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  
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  
賢也病求之之難也竊以為不然天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  
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  
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  
力也若所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嚴求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  
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

三茂  
取士  
官人  
之法

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與經明行修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息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胡名騰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騰錄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孝者尊經術博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明道在鄆邑政声流聞嘗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集覽**

明道在鄆邑按一統志鄆縣漢初所置今因之屬西兖府宋程顥嘗為是縣主簿氏有爭藏錢者令不能決顥一言決之

其人遂服  
聞者善焉

身成

五峰胡氏曰人君聰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聰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聰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外傳學於家孰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惇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

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又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時  
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  
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其可以為卿與  
其可以為大夫與其可以為士與卿闕則可以為士者補之大  
夫闕則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可以為士者補之三  
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位野無遺  
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  
自脩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  
用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  
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集覽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  
按禮記王制六禮冠昏  
喪嫁御相見也七教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八  
政謂飲食衣服車馬異別度量數制也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說文東夷理明南蠻北狄南蠻曰寄南方曰貉西方曰狄疑北方  
曰遙南方曰蠻閩又由北方狄又火東方貉又豸西方羆又羊疆場  
邊境也左傳疆場之專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推矢不出  
境場疏云謂之境場者境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也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為以  
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  
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  
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  
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  
周而法始太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  
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日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  
所聞為稱直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  
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集覽九品中  
正之法

通鑑晉武帝十八康六年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亡故令  
郡國及州各舉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  
使銓次等級以人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次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夫古之人教民以德  
行道藝而興甘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  
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  
言而已深求甘其意雖或亦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  
言而使足以誣善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  
為何如哉○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  
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  
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  
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  
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日暮會卒之頃則其觀之得以久

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  
月長則其蓄之富有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  
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又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  
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  
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  
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  
者也○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  
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旬裡益方其  
未用而收寘門牆勸業成就已不勝其眾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  
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  
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



古者取於田野

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寔極乎光大耳○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粥鼎而求薦自銜粥鼎而求薦武帝召天下賢良文學才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粥者以千數注銜粥縮反行且賣也亦作懸粥除六反賣也亦作粥東萊呂氏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

臨川吳氏曰古之為士者苟可以仕則選於里舉於鄉而長治其鄉

古者世祿而不世官

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安於內而無顧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有選舉之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子其可用之實能而于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矣人士之多矣志往往由是

論官 蒞政附

程子曰古者所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比世官政由是敗矣○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体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無復聞焉○古之時分義和以職天道以正四時遂

本原之地在朝廷

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皋膺為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集覽分義和以職天道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注羲氏和氏主曆象特之官在堯謂之四岳書堯典注四岳官各一人而惣四岳諸侯之事也周乃六卿之任書周官六卿分職注六卿亦曰六官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故謂之六卿分職也  
○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為曰若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不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他官莫比非器職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人君稱古以正名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教習孰知其任之為不輕專務已肥遑恤民瘡痍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淤漫兩間以至上下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群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

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躑略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剴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程子曰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閒則又係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也以下論○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出於

政要  
於守  
法

愚民以疾氣相構善為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聞訟可息矣○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於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為駭也謂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為政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心大駭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之又何嫌

生理

論

之有○或問為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曰  
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  
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雖然今之仕於官其有能去者必有之  
矣而吾未之見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尹氏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最害事  
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了若倦則  
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五峰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宜然  
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  
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紊也○仕宦只是庶勤自守進退遲速  
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庶執事勤  
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總是有所依倚使使念  
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也  
之便是正當如賊盜入獄而加其桎梏蠶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  
以誘其心欲其歸息於我便是在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  
息既歸已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事變無窮  
幾會易失酬酢之間盖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  
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  
問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  
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寬以濟嚴之太過

為政  
以嚴  
為本

注里

台首

命

也其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特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不容

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爲政須是先平其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強扶弱豈是好事往往只這裏便錯須是如明鏡然妍者自妍醜者自醜何預我事若是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於晦菴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菴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其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語如何曰若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加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

常平矣

東萊呂氏官箴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

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

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

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

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

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

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

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當官之法唯有二事

曰清白慎曰慎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才當

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必不敗持必不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

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後

當官之法  
事有二

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

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

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

有悔吝耶○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

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

辜未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

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

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

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免○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

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

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庶慤爰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髮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有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得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

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利不害義在人要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當官處事但務者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及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及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夫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

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忍之一字衆  
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  
辯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星  
少陵註甫號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方做得宰相善言忍受得事也。居  
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  
兩字更無別法也。

魯齋許氏曰忍害於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  
於已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  
利人之一端也被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謂之陰德予曰  
不然獲正奉公嫉惡與善人臣之道也有造于此則惡者當害之

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忍其刑責幽不能欺於  
神明顧陰德何有焉。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見喜必是偏  
於一處隨後便有弊善喜悅非以長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便是得中

###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造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集覽  
翦桐之戲呂氏春秋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授弟唐叔虞曰以此封  
汝虞喜告周公周公請封唐叔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子  
無戲言於是家○人臣以忠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  
意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  
宜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  
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

人臣  
以忠  
信善  
道事  
君



其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吳教人者亦如此而已。集覽：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於齊，通鑑周赧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初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乘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哺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時輦而行，曰：食得無衰乎？曰：特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當王宮，太后曰：記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惠。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待其踵而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綱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生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前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日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欲，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注：左師官名，觸龍策作觸龍。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謂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老且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藝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燭，無遠不通，所為必成，所舉必當，者諫諍之効也。後世之士不務獻納於君，而多為自全之謀，正論遠

主理人全卷一  
卷一  
論

天下  
如人  
一身

猷鮮有入告於是設官置職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勤此天下之治所以終愧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

舉至於天下咸然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

以處其身終則引諂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將興必

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

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

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

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

五峰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并高難

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汴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淫言易

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遜于汝心必求

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

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能以是自我則德

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庶民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

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得其

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四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

令省闕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聽聽則夫天人之際將有祭

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

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

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

伊川  
可為  
後世  
法

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法乎愛君之誠其涵養  
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  
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无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明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喜便隨順將  
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之嘗曰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  
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道上曰何如曰當於犯顏敢諫他日安  
能望其伏節死義乎○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諫褚遂良曰公  
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  
從公却繼之遂諫至於棄蒞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  
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一臣一言可去矣  
大凡事豈可不辨於我微小處放過却來大處旋爭無益矣

高宗初幸尼寺取才人入宮之時通鑑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為  
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  
諸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以為昭儀  
后及叔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

諫道  
有三  
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青雞為甚蓋宴安之適聲色之  
娛環麗之玩游畋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  
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  
也○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詞氣得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  
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  
坐此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  
不通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固也被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  
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微者也其勢近  
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

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  
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  
令同歸於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  
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  
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詞邈不可  
得是可歎已集覽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  
周禮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  
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畀畀為九州紆啓九道民有寢廟歆有草木  
各有攸處德用不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塵此  
武不敢重用不恢于夏家  
家獻臣思原敢告僕夫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聰斷賢相  
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止  
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及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伸而

君子  
純乎  
為義

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居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  
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  
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  
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  
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  
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許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  
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君子小人之  
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  
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  
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  
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

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僅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群下有言為救已之過而不以為形已之短以為愛也而不以為輕已以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旱災可畏稅課害又為害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唐敬宗為諫驪山事曰彼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

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

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集覽

唐敬宗寶曆元年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芳等奏諫不所拾遺張維與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大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哉

###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

為政  
必立  
善法

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後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於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攷載籍以准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敏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

文  
行

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旨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眾望違拂人情闕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為

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秋又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

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虞之類有法制  
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秦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  
非其人亦不可行也集覽劉虞之類按史譜劉虞東海恭王五世  
中平五年為牧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大司馬虞節儉愛其得民  
心拜太傅關東諸將奉虞為帝不受初平四年唐天以公孫瓚暴掠  
率兵討之虞與妻素不習戰無部  
伍為瓚所敗虞與妻子皆死之

朱子曰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  
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朝廷紀綱尤  
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  
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叅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義之所  
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詳審雖有  
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已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堯舜堯  
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  
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  
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是私意有善有惡善  
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  
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且不  
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  
却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

與此

元城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人主以天下為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為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如飛

網緼而育萬物也

九卷

呂氏本中

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為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其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尊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曰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其璣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





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霸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霸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興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龜山楊氏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綱紀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又曰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

王道本於誠意

王者純用公道

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又曰自子罕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他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况於餘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曰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集覽責之以包茅不責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世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動王左傳楚不勤王注勤約也○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我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

生理大全卷之七

管子

卷之七

孔孟規模自別

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子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子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大

集覽

按史諸備款公名赤惠公之子好鶴上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將戰國人受甲者比曰使鶴上實有保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殺懿公事見春秋魯閔二年胡謂信宋書何敬容傳晉太閭尚玄虛使中原論於胡謂注胡虜戎獲

也蓋文云羯羊殺藉也以為虜之別號也披吳漢傳注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上黨武鄉羯室因號胡羯此總謂戎狄不特指羯也

問管仲之功孔子與之其曰如其仁何也和靖尹氏曰如似也與其功而不與其仁問何故不與其仁曰只為大本錯了問如何是大本錯曰且如初相子糾其錯亦大矣問如何是錯曰觀春秋所書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可見也管仲功高豈可補過但只是忍耻能就其功故孔子與其功也其於仁也何有若夫舍王道而行霸道以富國強兵為本則更不待論也如青包之不入昭王不返亦謂假仁以行其霸孟子雖說久假而不歸然恣生謂之假豈能久而不歸若到得不歸處時只是假之以成功也然桓公尚在五霸中為最著也子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子謂九

生聖人全六九

公首六命

三

三王  
正名  
興利

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子之意則同舍此皆安鑿也問  
孔門羞稱五霸何也曰七十子之徒皆未必能作得管仲之功然  
所以羞稱者只為錯了大本不知學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此也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  
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民晉  
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  
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於耗

學者  
明王  
伯之  
辨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辯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辯莫  
明於學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霸者則莫非有為而  
然也無所為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

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為而然考其  
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掩也

問王霸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司馬溫公無王霸之辯要之源頭只  
是王霸兩字以其為天下王故謂之王以其為方伯故謂之霸以  
王天下言之謂之王猶伯之為霸也未見其美玉玳瑁之辨後來  
制字有不備故伯字有霸字王字只是王字點發為之然伯字  
亦無詐力之義故言三王以其王天下也言五霸以其霸諸侯也  
自其有三王之至公有五霸之智力而後有王霸是非誠偽之分  
故今之言王霸之分者當以孟子德行仁力假仁為正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為國之本不可一日離古之王者動必由之非  
有所為而為之也子犯之為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

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粹之異其不以此哉

###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揀之義故亦可足○又嘗與張子厚論井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坳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

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特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古之取民三法  
莊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八家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龜山楊氏曰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晨出則爲敵愾之士蓋常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奴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

仁心  
立政  
之本  
聖人  
均田  
要法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聽屬奸究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於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

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飢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

北齊後周來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集覽荀悅漢紀按漢書悅穎陰人淑孫家貧無遷秘書監待中時政後曹氏悅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解刪漢書為帝紀三十篇

東萊呂氏曰孔子言王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言王道須說百畝之田八口之家及材木不可勝用之類何故須說許多以此見得春秋時井田尚在戰國時已自大故廢須要人整頓如史記說決裂阡陌以靜天下之業又以此見得井田亦不易廢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

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

當理而已集覽

九賦斂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賦皆言在上之人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節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五式均節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祀賓客喪葬羞服工事幣帛錫計匪頒好用是也

○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

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周以其價買之物獨而書之以待不時

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之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

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

之蓋將使居者無滯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蓋所以阜通貨賄也此

商賈所以願歲於王之市而有無贏之皆濟矣集覽

泉府之官周禮泉府掌以

市之征布於市之不售者○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

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

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歛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奪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入主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隸覽九職任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謂三農園圃虞衡牧百工商賈質嬪婦臣妾閭民是也○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最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既可因此以養飢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善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痛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多不食

仁宗恭儉出於天性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此說非也此正



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  
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  
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  
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  
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纒被漆唾壺集覽錦綉珠玉世之所有  
通鑑唐玄宗開元三年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鋪器玩令  
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  
得服勅百官所服帶及酒器御筵三品以上聽節以玉四品以金  
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  
錦綉等物羅  
兩京織錦坊

五峰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  
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夫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

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梟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  
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秦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  
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  
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皆與  
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量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此之後人簡約  
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  
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  
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大物得罪於天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

蓋備之有素而已

集覽堯有九年之水按史記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湯早七年之旱史記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

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去刑剪爪斷髮素事白馬身膺白茅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包首行與諛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

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

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

裘亦無及矣

集覽大寒而後索衣裘錫子寡見篇云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飢歲民免於死

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斃其人而取其資以為賑飢之

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為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

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飢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

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救荒之致蠲除賑貸固

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人大病之

人方其始時湯劑破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

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役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

不深畏也○自古救方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

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

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

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飢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

有不交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飢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出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折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社倉按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飢，朱文公請於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

冬成民償粟于官，因一畝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六等里立社倉，夏秋冬收以為常規。文公自作記，后請頒其法於天下。

### 禎異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

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或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斯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祥垂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陸中物生於子，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可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污，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致燭理明。

也天人之際其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  
之是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復于王屋流為鳥有之否曰  
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集覽魚躍于王舟火復  
記周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  
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声鳧○或問

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邪曰國人寃固是然一人之

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

是眾人寃釋否曰固是眾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

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集覽東海殺

早漢書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不肯後姑  
經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姑驗治獄成下公以為寃太守不聽竟  
殺孝婦即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干公曰孝婦不當死  
谷當在是守祭孝婦塚天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焉

五峰胡氏曰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執盡而及氣滋

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於  
氣吉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豈有心於彼此哉謂之譴告  
者人君親是宜以自省也若以天命為特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  
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莫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  
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父至于七十有五年高  
宗祭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言克正  
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父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  
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集覽桑谷並生

大拱史記大戊之世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六拱伊尹相之  
巫咸為佐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與大戊於是修先王  
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枯穀死三年遠方  
重譯至者七十六國殷道復興享國七十五年鄭曰中宗高宗祭

聖王  
正事

性理大全卷九

谷道念命

十一

于成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史記商王武丁祭成湯有飛雉  
升鼎耳而鳴祖已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從之不敢荒  
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二年奮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  
國自是章服多用翟羽旒而伐荆楚伐鬼方替亂既夷殷道復興  
享國五十有九年  
年號曰高宗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  
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  
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  
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  
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  
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集覽季連按漢  
長平凌人好其範災異凡天文日月陰陽之事罔不精究翟房進  
辟為吏哀帝時王根為為待詔黃門但遇休咎對奏屢驗遷黃門  
侍即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可足其後以白夏  
賀良等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大誅尋滅鹿

徒燧煌郡翼奉按漢書奉東海下邳人少篤孝不仕治齊詩尤精  
律曆陰陽之書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宣見天  
子敬焉上封事必採究經史窮  
極陰陽官至博士諫議大夫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  
者如何耳

曾齊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破之當時大象  
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  
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  
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民樂  
業移告訐之風為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以之業荷與  
備與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戶  
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為務其憂也

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其樂也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艱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或問天變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為子者皆道恐懼修省此言殊有理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是以聖主重焉東征西怨義正故也又曰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行師無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用兵以能聚散為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

大正為

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待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提秦楚之兵矣○韓信多多益辨分數明而已集覽韓信多多益辨通鑑漢高帝六年上嘗從容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辨上笑曰多多益辨何以為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馬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馬何也亦是未盡善集覽軍中夜

堅卧不起漢書景帝二年吳楚反拜周亞夫為太尉東擊之至榮陽吳楚食之糧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張下亞夫堅卧不起項之復定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  
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  
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口是  
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是有相殘至如聞風  
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蹂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  
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  
矣隗隗素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漢書獻帝建  
安四年袁紹驕冀州簡精兵十萬騎一萬欲攻許祖綬諫  
曰曹公得奉天子以令天下今率兵南向於義則違竊為公懼之紹  
不聽操紹相拒於官渡其破紹軍大潰走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  
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漢書  
帝更始元年將軍劉秀徇昆陽定陵鄧肯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大  
突狂平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驅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其勢  
踞百餘萬旗旗千里不絕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欲散去秀至

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色遣任數十合戰  
秀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甚可怪也尋邑兵皆潰其東之陣崩遂前無不當白秀與較  
死者三千人衝其中堅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昆陽城  
中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踐伏  
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虎豹皆服溺死者萬數  
關中聞之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莽校守自稱桓中用漢年號  
旬月遍天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八萬人一麾而亂晉書大  
武帝大元八年秦王堅遣兵分道寇晉備諸郡執襄陽刺史朱序  
以歸已而議大舉或謂晉有長江之險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河  
可斷其流時中外皆諫惟慕容垂姚萇欲乘其釁勸之南伐堅遂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晉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  
玄為前鋒都督督衆八萬拒之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路間奔渡  
水擊秦前鋒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壽陽城望見晉兵部  
陣嚴整又望見八公草木皆以為晉兵撫然有畏色秦逼肥肥  
水而陣玄使人謂曰後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可乎堅欲  
所晉兵半渡擊之麾兵使却秦兵退不可復止朱序在陣後呼曰  
秦兵敗矣遂潰玄等乘勝追擊秦兵大敗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晉兵至堅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  
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

性理大全卷六十九  
台直念命  
一五

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卒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四一日不四則一日之食以此較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立棄之法以寓軍政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制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立井之廢又矣兵農

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甲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卷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

聖人  
著經  
爲後  
世法



諸葛亮李靖知

矣方之五霸自已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  
卧内奮之即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  
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  
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  
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  
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  
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  
若平時不學一日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眾戰陣  
營壘之事不可不講集覽李靖按唐繼靖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  
歸唐以平王世充及破突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貞觀中出將入相封瀛國公卒謚景武圖形像凌烟閣○或問今之  
為將帥者不必用祖詠固是亦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祖詠

五

之流若無祖詠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  
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  
為務須是積又上下相諳其効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  
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  
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持其號令各有體耳集覽郭  
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通鑑唐肅宗乾平二年郭子儀守河陽魚  
朝恩惡之因其敗矩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之士  
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駭之曰我餞中使耳未行也因羅  
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  
旗幟精彩皆變之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  
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

生理大全卷之九

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斬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晝戰聽金鼓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火候防備敵來劫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謀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弟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伯者之道亦必如此。○五代時兵甚驕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

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集覽

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却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北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主自將禦之于高平北漢兵却周主慮其遁去取諸軍亟進後軍

未全衆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遺步軍千餘解甲降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揚袂不敢拔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王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所知俱不行姑息之政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

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

正軍矣集覽

八陣圖中有奇正通鑑漢後主建興初諸葛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注慈湖王氏曰武侯入陣圖凡三

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  
注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中  
間天前衝四陣居右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後衝六陣  
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為八陣天衝并前後衝二十四  
陣合風八陣為三十二陽地衝并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為  
三十二陰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  
疑補闕全在遊兵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兵家光陰以右  
為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為飛龍  
雲為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為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  
南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  
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數○或問  
摧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或問  
史記所書高祖垓下之戰李通以為正合八陣之法曰此亦後人  
好奇之論大凡有兵須有陣不成有許多兵馬相戰鬪只袞作一  
團又只排作一行必須左右前後部伍行陣各有條理方得今日  
以數人相撲言之亦須擺布得所而後相角今人但見史記所書  
甚詳漢書則略之便以司馬遷為曉兵法班固為不曉此皆好奇

之論不知班固以為行陣乃用兵之常故略之從肯文爾看古來  
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  
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  
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  
大要臨陣又在番休述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  
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  
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困  
乏集覽高祖垓下之戰通鑑漢高帝五年王追項羽至固陵韓信  
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兩人王從之皆引  
兵來戰布亦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  
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  
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  
者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八百餘騎  
潰圍南出知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

生里... 卷... 台... 念... 命... 十九

選擇  
將帥  
之術

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  
戰之罪今日固决死願為諸君决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  
如其言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饋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項  
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漿江東  
父兄隣而刃我何面目復見獨不  
愧於心寧乃自刎而死楚地悉定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

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集覽

蕭何識韓信通鑑漢元年初韓信仗劍從項梁渡淮及梁敗死又  
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  
信上仰視適見勝公曰士不欲取天下乎何為斬仕士勝公意其  
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言數與蕭何

語何大  
奇之

南軒張氏曰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况於兵者世之興廢生

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式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為教

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為無窮

非素發慮為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聞

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尚之頑民亦非

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

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

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末為過論及末廢之已久而崔

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集覽紂作炮烙之刑

寵信其妃妲己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以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  
多設之紂乃重刑辟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有罪者緣  
之足滑跌墜火中與妲己觀之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注置肉於火  
曰炮以火灼肉曰烙剗剔孕婦周書太誓篇剗剔孕婦注剗剔割  
剗也皇甫謚曰紂割  
比于妻以視其胎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

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

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

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因論

人主  
得  
養其  
仁心

天子以好德生為

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已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  
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  
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  
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  
而天子必刑之寧寬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  
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  
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  
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  
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亦立

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無與此者不知黃石公

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於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

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實

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

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

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馬燧之練成精卒按唐鑑

沈勇多義李抱玉守鳳翔表為隴州刺史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

其才授商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大京承鮑防之敗兵力衰

累立大功封北平即士卒謚並武圖形凌烟閣馬隆之立標揀試

按晉書馬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秦始中將興伐吳之後詔

選良將充州舉隆才堪良將稍迂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為武威大

守隘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揀試得三千餘人西度  
溫水悉被軍甲轉戰千里虜戎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東羗  
校尉積十餘  
年威振隴右

鶴中魏氏曰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易所謂門板以待異客  
弧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  
先事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  
兵有溝樹之固有效關之限有巡鼓蚤之警言有壺禱之守不得已  
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  
也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庶耻為域民固國之  
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

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  
言也夫既曰法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  
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集覽王三宥然後致刑記文王世子欲成有司獄于公其死罪論

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  
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  
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云君每  
言宥則答之以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也  
張釋之論謂橋犯御事通鑑漢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  
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御當罰  
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上良久曰廷尉之言是也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  
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一

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

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

一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被庸人

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衮為戒集覽徐有功按唐鑑有功

東海人武后時為司刑卿累斷大獄全活者甚衆起居舍人盧若

虛曰當雷震之震能全仁如千載未見其侍常衮按唐鑑衮京兆

人性宿繁文采贍尉初為中書舍人代宗朝與楊綰同執政後為福建觀察使設置御史校閱人由是知學

朱子曰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愚其

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

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

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

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

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

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

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

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

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尚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

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

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徃徃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

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以舜命皋陶之

而後

生里入全...

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王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類於士官之所宜也

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者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

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

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

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

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持以為治然以刑弼牧禁

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

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群之議

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

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

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孰視其爭奪

相殺於前也集覽陳群之議按三國志群字長文穎川人魏之子嘗為祖寔所奇乃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群

初仕漢為治書侍御史入魏為御史中丞累官司空錄尚書事初

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平斯事平群對

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側而死者吏眾所謂

各輕而實重也名輕而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

至於傷人或殘毀其軀而裁其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

復若斯數者宜先用時鍾繇與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

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

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今人說輕

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

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



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飢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  
處之。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官務從  
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  
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只要從厚則此病所  
係亦不輕。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  
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  
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  
曲直今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  
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  
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  
杖者答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

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  
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  
從重也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爲市固所  
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  
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  
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無是數者之患却罰嚴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度矣乎在  
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  
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則非惟  
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

淺也哉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田獄意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賁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立樂施此於天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

大舜孔子之實

輕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有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贖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有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夷狄

或問蠻狄猶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攘却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辯

春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為隣正如富人與貧人隣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息高其牆垣威以刑法符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

生理大全卷之六

立定條貫禮教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牆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

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饑饉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馬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息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駭訇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求則拒之去則勿追則邊鄙自然無事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

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五峰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於晉坎之冢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

聖王  
制御  
夷狄  
之道

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興其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  
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乎  
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真氏曰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  
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  
盡東其敵之言雖償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日之禍蓋敵國之  
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嫚則為和也難况戎狄  
豺狼變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乎○中國有道夷狄雖  
盛不足憂內治未修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胡之紛擾與俾  
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

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  
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十里而侯景內附適以兆蕭梁之變  
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哉蓋光武之政修而晉梁之

政失也集覽 俾于爭立按通鑑漢宣帝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

氏名生世居北方晉考武大元十年稱代王改號魏遂稱帝都平  
城故古設官制禮作樂定律令後為子紹所弒在位二十三年傳  
一十二主歷百四十九年而分為西魏東魏為北齊所滅匈奴分  
南比通鑑漢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分部立日逐王比為  
南單于欽塞內附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疆  
其國通鑑漢宣帝甘露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和單于來朝還居  
幕南塞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按晉載記劉淵以  
懷帝末嘉二年稱帝國號漢石勒以成帝咸和五年稱帝國號後  
趙符建以穆帝永和八年稱帝國號前秦姚萇以孝武帝太元九  
年稱帝國號後秦即所謂劉石符姚之變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  
拓地千里通鑑漢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二  
十五年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  
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餘里南單于  
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魯齋許氏曰天下事常是兩件相勝負從古至今如此大抵只是陰陽剛柔相勝前人謂如兩人角力相抵彼勝則此負此勝則彼負但勝者不能止於其分必過其分然後止負者必極甚然後復各不得其分所以相報復到今不已如中國與夷狄中國勝窮兵四遠臣伏戎夷狄勝必潰裂中原極其慘酷如此報復何時能已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君者未嘗事遠畧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為夷狄所敗

